

語言學論叢

第十六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語言學論叢

(第十六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1年·北京

YǔYánXué LùnCóng

语 言 学 论 丛

(第 十 六 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090-X/H·377

1991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78 千

印数 0—1900 册

印张 7 1/4

定价：2.95 元

《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力	王福堂	石安石	叶蜚声
朱德熙	刘勋宁	何九盈	陆俭明
岑麒祥	林 焘	周祖谟	唐作藩
蒋绍愚			

本辑执行编辑: 叶蜚声

目 录

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徐通锵 (1)	
古代汉语声调调值构拟的尝试及其涵义·····桥本万太郎 (47)	
南充话里的反复问句与“没得”和“没有”·····马真 (99)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 结构的发展——兼论中古时期起词的 施受关系的中立化·····梅祖麟 (112)	
《左传》的“也”·····何乐士 (137)	
《左传》的“语”“言”和“谓”“曰”“云”·····李佐丰 (173)	
“见”分布的变化及其意义的演变·····王洪君 (191)	
《集韵》与唐、宋时期的俗字、俗语·····刘燕文 (222)	
古书字词义蕴探赜·····王海根 (229)	

Contents

Changes of Ningbo (宁波) phonology	
during the latest 100 years	<i>Xu Tong-qiang</i> (1)
Attempt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rchaic	
Chinese tone values and its	
implications	<i>Mantaro Hashimoto</i> (47)
Grammatical peculiarities of affirmative-	
negative questions as well as 'meide'	
(没得) and 'meiyou' (没有) in	
Nanchong (南充) dialect	<i>Ma Zhen</i> (99)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verb-	
resultativ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with a note on the neutralization of	
the pre-verbal agent/patient distinc-	
tion in Middle Chinese	<i>Tsu-Lin Mei</i> (112)
The particle 'ye' (也) in Zuozhuan (左传).....	<i>He Le-shi</i> (137)
Discrimination of 'yu' (语), 'yan' (言),	
'wei' (谓), 'yue' (曰), and 'yun' (云)	
found in Zuozhan (左传)	<i>Li Zuo-feng</i> (173)
Distributional and semantic changes of	
'Jian' (见)	<i>Wang Hong-jun</i> (191)
'Jiyun' (集韵) as a reservoir of vulgarism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Liu Yan-wen</i> (222)
Remarks on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some words.....	<i>Wang Hai-gen</i> (229)

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

——附论音变规律的三种方式

徐 通 锵

§0 目的、材料和方法

0.1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一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设法理清音变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中总结音变规律的方式及其特点,并作出理论性的解释。

0.2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选用了如下材料:

1. 《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W. T. Morrison, 1876, 上海,以下简称《汇解》)。

2. 《宁波方言的音节》(The Ningpo Syllabary, P. G. von Möllendoff, 1901, 上海,以下简称《音节》)。

3. 《宁波方言手册》(The Ningpo Colloquial Handbook, P. G. von Möllendoff, 1910, 宁波,以下简称《手册》)。

4. 《宁波方音和国音比较的札记》(寒涛,《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2期,1922年。以下简称《札记》)。

5. 《现代吴语的研究》(赵元任,1928,北京,以下简称《研究》)。

6. 作者所作的鄞东五乡碶方言调查,1956年。发音人:荆逸民(男,23岁,五乡碶离宁波二十余里)。另外同时又调查了周义

庆(男,19岁,南门外)、邵式平(男,19岁,鄞南邵江村)、傅璇琮(男,25岁)、金凤英(女,25岁)、朱纪鹏(男,22岁)等人的宁波方言的声调。

7. 作者所作的宁波方言调查,1980至1982年。有十余个发音人,从中选择下列有代表性的几个同志的语音作为本文的分析材料: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家 庭 住 区	职 业	文 中 简 称
郑芳怀	男	46	城中心	教员	城心(郑)
何汉英	女	47	小时曾住南门外,后迁入城区	工程师	城区(何)
沈亚萍	女	23	南门外	大学生	南门(沈)
王纲平	男	27	西门口	大学生	西门(王)
袁 逸	男	28	江东	大学生, 曾做八年工人	江东(袁)
梁晓瑜	男	24	城区,曾有数次迁徙	大学生	城(梁)

上述七项材料,前五项是书面文献材料,即一般所说的“死”材料;后两项是现实的语言调查,即一般所说的“活”材料。五项“死”材料,其价值是不一样的,赵元任的《研究》是当时宁波方言的最可靠的语音描写,我们可以以它为枢纽,承前启后,考察百年来宁波音系的演变。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是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文化上自然也就成为传教士的一个重点活动地区。《汇解》的作者睦里逊是一个传教士。他于1860年到宁波。为了学会宁波话,他广泛收集宁波方言的口语材料,并记上音。《汇解》就是他根据十六年中所积累的材料整理出版的一本资料集。据作者自

己说,书中每一个词例的记音都经过五个汉语教员的帮助和检查。总的看来,作者对语言事实的态度是严肃的,记的音也大体可靠,至少音类的区分是可靠的,音值的记录可能有些出入,但如果抓住音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比较后来发生的变化,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抓住当时宁波音系的实质。《汇解》不失为一百年前反映宁波方言面貌的一幅难得的“照片”。

莫梭道夫是当时宁波海关的一个官员。他于1897年到宁波,1901年去世。从他给《音节》写的导言来看,他的语言学修养比睦里逊高。他几乎给每一个音位都作了具体的语音描写,这一点正好弥补了《汇解》的不足。莫梭道夫研究宁波方言的计划很庞大,《音节》与《手册》只是他的总计划中的一部分。可惜他死得早,没有完成计划。《音节》是在他死前几个月整理出版的,至于《手册》,他只留下了一堆材料,是由别人帮他整理于1910年出版的。据《音节》的前言所说,它反映四十年间(1860年以后)的宁波方言的情况。这就是说,他接受了睦里逊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研究,整理出版《音节》这部书。所以它的记音与《汇解》完全一致,可以看成《汇解》的续篇。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曾谈到莫梭道夫的记音采用“传教师的记载”,与Parker的“记载关于韵母相差得太远”,高本汉因自己不懂宁波方言,因而“没敢收在这字汇里”(见中译本第542页)。我们没有看到Parker的著作,但根据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所引的材料,我们发现有很多矛盾,如“纱”记为[sə](494页),又记为[sə](461页);又如把宕摄字一会儿记为鼻化韵[-ō]-[uō],一会儿记为[-o](499页)[-ia](496页),因而这项材料无法利用。至于睦里逊和莫梭道夫的记音,体例统一,前后一致,如果剔除汉字使用上的一些明显错误(如在k'ô音下有“捏白”,Dziao音下有“群白”(一~人),这显系“柯”“潮”的训读),还是相当可靠的,我们感到可以放心地使用这两种材料。

从 1876 年《汇解》的出版到 1980 年我们对宁波音系的调查,前后 104 年。本文所考察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宁波音系的发展。由于《汇解》反映 1860 年后的宁波方言的状况,我们也可以说,本文所考察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宁波音系的演变。

0.3 上面的几项材料(《音节》与《手册》可算作一项),按时间的顺序排下来,前后两项(《札记》难以自成一项)的间隔大概是 20—30 年。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宁波方言的发展,这为我们从时间的角度考察语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六、第七两项材料我们注重语言的变异,希望从变异中观察演变的过程和趋向。鄞东五乡硖方言虽与宁波话有些距离,但可用来比较。语言的变异和差异使我们有可能从空间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演变。本文的基本方法就是把语言发展中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结合起来,把“死”材料与“活”材料结合起来,把语言的系统性和变异性结合起来,考察百余年来宁波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想从语言在时间的差异中看发展,从语言的内部变异和方言间的差异中看发展的过程和趋向,从中揭示音变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整理出语言发展的线索。

§1 调类的简化和连读变调

1.1 声调是传教士感到头痛的问题,他们一般都采取回避的态度。《汇解》没有声调材料,只在“前言”中提到“水”(shǔ)和“书”(shū)不同音,“冰”(ping)与“饼”(ping)不同音(页 6),说明阴平和阴上有明显的区别,属于两个调类。至于当时的宁波话究竟可以分几个声调,我们从《汇解》中找不到答案。《音节》关于声调的说明比《汇解》详细,但也只能让人看到一个大致情形。它说宁波方言的声调有平、上、去、入四类。根据它的描写,平声是平调,上声

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的发音急而短；其中每一个声调又因声母的清浊而分为高低两个，即阴调字和阳调字的调值不同。这样看来，当时的宁波方言有八个声调，不过平声和去声的区别很小，要有很好的听音能力才能分辨（5—7 页）。莫梭道夫关于声调的观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我们虽然不能从他的描写中了解具体的调值，但每个声调因声母的清浊而分高低两个这一观察是可靠的，而且关于平、去两调难以区分的观察还相当细致。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指出：“阴平、阴去不易分。阳平、阳去起音低，所以有一种特别‘浊重’的‘宁波腔’。”（84 页）

1.2 《研究》有完整的声调记录，当时的宁波话有七个或八个声调：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widehat{3\ 1}$	$\widehat{241\#}$	$\widehat{54\#6^b}$	$\widehat{32\#3}$	$\widehat{7\ 2}$	$\frac{5}{\quad}$	$\frac{2\#3}{\quad}$	
(31)	(231)	(435)	= 阳去? (323)	(13)	(4)	(23)	

《研究》用乐谱记调值，这自然比五度制精确，不过使用起来不大方便，因此我们只能勉强折合成五度值，放在括号内，以资参考。这里有七个声调，阳上存疑。这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的参照点。

1.2.1 当代宁波方言的声调，内部分歧相当大，多的有七个，少的只有四个，反映出声调的发展有简化的趋向。请先比较表 1 中的语音现象：

这个声调表说明，宁波方言的声调内部分歧相当大。从语言的共时状态来看，调类的分合相当“乱”。这个“乱”在表中反映出来了。另一方面，这个“乱”还表现在每一个调类内部和各调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这在表中反映不出来，需要逐个加以说明。

城区。原来的三个舒声阴调字合并为一类，调值 42，但有一部分字偶尔也会念 44 的调值；有少数原阴上字也可以念 435 调值，但不稳定，而且其间也缺乏规律，发音人对这些调值差别已无

表 1

地区	调类 例字	阴 平	阳 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阴入	阳入	总数
	诗 高	时 题	纸走	在美赵	正醉	识滴	石食		
城区(郑、何)	42(44, 435)	24	(435)			5	23	4	
西门(王)	42(44)	24(313)	435			5	23	5	
江东(袁)	42(44)	24(313)	435			5	23	5	
南门(沈)	42(44)	24	435	313		5	23	6	
郊区(荆)	42	24	435	313	44	5	23	7	

分辨能力，因而无法分成不同的声调。原来的三个舒声阳调字已合并为一类。

西门(王)。原阴去与阴平合并，阴上字大部分也与阴平字合并，但《方言调查字表》中还有 84 个字保留 435 的调值。^①三个舒声阳调字已经合并为一类，但内部包含有两种调值，有 65 个字可念 313 调值，阳平、阳上字都有，无规律可循。^②这与南门(沈)的情况不同。另外，这里所列的保留某一调值的字数只是根据某一次发音的统计。不同时间发音，数字可能有出入，而且某些字属 A 调还是属 B 调，也可能不一样。但就多数字来说，前后的读法大体一致。下面谈到其他人的发音状况与此相同。所以统计数字只表明一个大致的趋向，不能绝对化。

江东(袁)。原阴上字大部分已经与阴平类合并，但还有 114

① 这 84 个上声字是：锁火补土煮举取改海摆矮挤腿纸死嘴水鬼讨草早好饱炒吵表小少舀鸟了抖走狗口酒手惨减舔品伙赶铲拣板版剪短碗转卷酿(老鼠~)紧村滚稳準准粉党抢想厂赏养绑讲港等肯打省丙饼井请顶懂哄捧冢种(~类)捆。另加一个阴平字“斤”，共 85 字。

② 可以念 313 调值的 65 个字是：磨和(~气)马惹奴路女语臺耐买弟泥黯雷队兑宜眉你随危位巍逮围伟胃毛熬猫咬瓢嫖了愁蚤寻甚困饭痕恨辰晨引盆笨遁嫩存忙床狂防腾滕藤能擎羸屏蓬隆穷，其中阳平字占一半以上。这种情况异于南门(沈)、郊区(荆)，看来是一种反常现象，原因不清。

个字保留原调值；①三个阳调舒声字已合并为一类，但313的调值仍有残存，如“胃”“伟”“魏”念24或313均可。

南门(沈)。阴去字多与阴平字合并，但有一部分字仍保留44调值。阴上这个调类还相当完整，只有65个字归入阴平，②占字表中阴上字总数的17%。阳上字是一种残留，有34个字念313调值，其中有阳上字32个，占字表中阳上字总数的11%左右。③沈的发音比其他人稳定，通过同音对比，313仍是一个固定的调类，与24的阳平调不同。所以字数虽少，仍可自成一类。

郊区(荆)。三个舒声阴调字的调值经常互混，但还可以分出三个独立的调类。阳去和阳平合为一类。313调值中包括大部分阳上字和一部分原阳去字。

声调的这些复杂情况为我们分析声调的演变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

1.2.2 语言的变异反映语言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没有完成以前，这些变异形式看起来是乱糟糟的，我们需要从这种“乱糟糟”的变异中清理出语言演变的线索和规律。

《研究》的七个声调是清楚的，看不到有相互牵扯的现象：阴平、阴去也只是“不易分”，而不是不能分，而在往后的发展中不同的声调就出现了相互交叉的情形。总的看，声调调类的演变可分舒、入两类：入声类的变化不大，各个材料都记载着它们各自的独

① 这114个字是：火影写补堵赌土煮举数(动词)主探睬改海酒矮蟹洗腿纸死盲指几比耻止趾趾嘴水鬼讨早蚤澡草扫嫂稿考好饱炒吵巧表錶剿小少鸟[tio]抖走狗苟口酒手守九惨敢减险蒜品赶铲产拣板版剪茧短管馆碗转卷宛婉紧滚稳筍粉党蒋奖浆抡想盍长(生~)厂响养讲等肯打丙饼井请顶鼎懂捅哄捧。此外，在435调值中还杂有几个原来的阴平字，它们是：猜支肢肢之芝。

② 流入阴平类的原阴上字有：啞估坞处府腑俯斧矩宰载(年~)楷鄙侈徙姊纪诡委轨晷匪非爪狡较拗沼矫缴晓呕殴斗叟帚纠坎斩掩忝侃秆展鲜癖款晚犬搏榜倘噪蒋恍谎纺枉拯景颈矿顷捅禾，共65字。

③ 这里念313调值的字有：鲁在美稻赵鸟亩牡母拇厚后纣懒演软远忍混莽朗浪两丈扶癯网忘冷逞静找陇垅，共34字，其中“忘”“浪”系原阳平和阳去字。

立性,我们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舒声调的变化比较大,而这里又因声母的清浊而分为阴、阳两类,各自顺着自己的发展方向变化。在阴调类中,首先是阴去与阴平“不易分”,进而逐渐合流为一个声调,声调的共时变异反映了这种过程。其次,阴上逐步归入阴平(去)类。如以“+”代表合,“-”代表分,那么,阴上类的合并情况可以归纳如下:

城 区	西门(王)	江东(袁)	南门(沈)	郊区(荆)
+	$\begin{smallmatrix} + \\ (-)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 \\ -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 \\ (+) \end{smallmatrix}$	-

城区和郊区各据一端,在城区,三个阴调全合,而郊区的三个声调可以分。西门(王)、江东(袁)、南门(沈)代表城区的边沿,但又各有自己的特点,西门(王)以“合”为主,南门(沈)以“分”为主,这些差别象台阶一样,逐级而下,反映出演变的过程和层次。如果我们再进而仔细检查西门(王)、江东(袁)所保留的阴上字,可以发现多为常用字;而南门(沈)从阴上流入阴平的多为非常用字。^①这种现象说明宁波话声调的合并不是一刀切,而是一个一个地逐步过渡,非常用字先变,而后才逐渐波及到常用字。正由于声调合并过程的这种渐变性,才使单字调的归类不仅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有先后次序的不同,呈现出参差的局面,而且,即使是同一个人,有些字的声调也会处于可变可不变的状态之中,一会儿这么念,一会儿那么念,不那么固定。例如“死”,江东(袁)的第一次发音是阴平(42),第二次读阴上(435);“蒋奖”两字开始时读阴平,“桨”读阴上,但后来又肯定这三个字同音,其调值都为435。这些现象都说明,宁波方言的调类简化还处于发展过程中,因而在共时状态中充满着变异,表现出扩散式音变过程的特点。(详见§5.5)

① 参看第6—7页的注。

1.2.3 阳调类的三个声调的发展线索看来没有阴调类那样清楚。《研究》中的阳上栏写着“=阳去? ”,似乎说明两类字有纠缠。是一个调类还是两个调类,作者难以下结论。但从作者的意图来看,阳上字已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其发展的去向与历史上的“阳上归去”的规律相符合。施文涛的《宁波方言本字考》(《方言》1979年第3期)也只有阳去而无阳上,处理办法与赵元任一致。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似乎有点不同。在反映市区语言面貌的几个发音人中,南门(沈)的语言最“古老”,而且发音也很稳定,在34个念313调值的字中有32个原阳上字,占94%强。这些字虽然是残存现象,但却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的声调表中有阳上而无阳去。

阳上字的不同处理涉及到三类阳调字的归并次序。根据《研究》和《本字考》的处理,那是阳上和阳去先合并为一类,而后这类字又与阳平字合并,但是这很难解释“残留现象为什么绝大部分都为原阳上字”的问题。我们在1956年调查时,已发现阳调字可以分为城里、城外两派,城里派(傅、金、朱等人)的三类阳调字已合并为一类,而城外派(周、邵、荆)还分两类,大体上是:原阳平、阳去和少数原阳上字为一类,绝大部分原阳上字为另一类,调值为313。南门(沈)与周(义庆)都住南门外,沈的发音虽然离56年的调查已有25年,但仍保留城外派的特点,阳上字还有相当数量的残留。根据这样的考察,三个阳调类的合并次序与阴调类相似,即阳去和阳平先合并,而后阳上字通过扩散的方式再一个一个地归并到阳平类里头去,只是这一归并过程在城市的某些边缘区至今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三类阳调字的合并次序作如是的推断,还可以从变调中得到有力的支持。

1.3.1 百年来,宁波方言的八个声调(或至少是七个)通过什么途径而变成现在城区的4个声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

要跳出单字调的范围去进一步考察连读变调的情况。

1.3.2 对立的声调在连读变调中可能会失去相互的对立性,产生对立的中和(neutralization)。这种中和的现象是对立的音类实现合并的一种重要途径。宁波方言调类的简化大体上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实现的。下页的表2是六个声调的南门(沈)的变调情况(表见下页)。为了防止可能的遗漏,原属阴去、阳去的字也单独作为一类列出。入声字的发音急而短,它作为下字的变调调值,数字上都隐含着一个连音符“ $\times$ ”,例如:“亲戚: $22+44=22+\widehat{44}=22+4$ ”;凡能独立地表示入声的特点的(如作上字),则仍以单字符表示。调类组合时的变调格式往往有好几个,一般都以第一个格式为主。

先看三类舒声阴调字的变调。原阴平、阴上、阴去字作为连读变调的上字,大体上都还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作为下字,在同一变调格式中都已发生了对立的中和,调值完全相同。三类舒声阳调字的变调,从上字看,原阳去与阳平已合为一类,只有少数例外,而阳上字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下字看,三者在同一格式中也发生了对立的中和。清、浊两类声母的声调,在单字调中泾渭分明,绝不相混,但作为连读变调的下字,相互也发生了对立的中和,例如阴平之后,阳调字多为42或44;阳平之后,多为44或42,都与相应的阴调字相同。从这里可以看到,声调在连读变调中的对立的中和是宁波方言的一种重要现象,单字调的混乱可以在这里找到合理的解释。阴平、阴上都有一个只为自己所特有的变调格式,而阴去字没有,因而它易于与其他声调合并。另一方面,如§1.2.1所述,同一调类的字可以念不同的调值,或不同调类的字可以念同一调值,与这种连读变调有关,因为在交际中单字调并不都是常用的,而连读变调的调值经常挂在嘴边上。如果要确定一个单字的声调,发音人往往需要从语词的连读中去寻找它的调值;如果他依

表 2

下字调 上字调 变调 例字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42	24	435	313			5	23
阴平 42	22+42	西瓜	安全	光彩		高兴	工会		
	22+44			青草	真理	车票	鸡蛋	亲戚	科学
	44+33				纲领				
阳平 24	11+44	农村	调查	门口	朋友	奇怪	材料	颜色	民族
	11+42	长江	篮球	模仿	杨柳	群众			
阴上 435	42+21	火车	海洋	手表	管理	火箭	土地	解释	坦白
	44+33	普通	典型	欣赏	手段	解放	讨论	寝室	企业
	22+44		散文		寡妇		主义		狡猾
阳上 313	24+33	耳光	码头	理想	领导	眼睛	眼泪	道德	马力
	24+21	导师	野人			女婿			
	11+44	尾巴		旅馆				语法	满月
(阴去)	44+33	汽车	证明	懊悔	介绍	照相	错误	信壳	记录
	22+44								纪律
(阳去)	11+44	外甥	地图	地板	糯米	恋爱	胃病	办法	艺术
	24+33				运动		电话		
阴入 5	5+33	客观	发条	色彩	袂里	急躁	设备	发作	积极
	2+44	竹竿				适意		节约	毕业
	54+21		足球					脚色	法律
	2+435		秃头	结果	瞎眼				
	2+42	结婚				勿对			
阳入 23	1+44	目光		录取		白菜		蜡烛	特别
	1+435	学生	月球	石板	物理		学校		